

结帮·篡党·灭亡

揭批“四人帮”杂文集

124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结帮·篡党·灭亡 金 葵 (1)
- “银桃子”难救现代假洋鬼子的命 毅 兵 (3)
- “鬼技”的破产 潘宗德 (7)
- 帽子、棍子、骗子 夏振亚 (10)
- 九斤老太引起的风波 端 雯 天 衡 (13)
- 话说“鞭子” 凌 刚 (16)
- 斥假洋鬼子 胡 荃 (18)
- 螃蟹及其它 尚 弓 (21)
- 揭去“四人帮”鬼脸上的金纸 晓 荣 (25)
- “照像”与“亮相”
- 透视“四人帮”抢镜头的黑心 李庚辰 (28)
- “四人帮”的“石”癖 苏海红 (30)
- 从胡适摆弄“大钱”说起 宝 耿 光 羽 (32)
- “跳而优则仕”析 崔道怡 (34)
- “四人帮”眼中的“好朋友” 陈 朴 潘益大 (37)
- 戈培尔的门徒 文 庆 (40)
- “彻底”论者的极右实质
- 读鲁迅杂文《“彻底”的底子》有感 方仁工 (43)
- “四人帮”的“突出”术 延 兵 (46)
- 如此“阶级分析” 辛 柳 (49)

“笑林”新记

- 如此“理论家”(四则)……李卞文 章兆丰 (51)
- 工贼的“眼睛”……谢英雷 (54)
- 枪“癖”与阴谋……邵兵 (56)
- 王洪文的钓鱼术……装甲兵某部刘革文 (59)
- 读鲁迅书简 看“狄克”野心……史良昌 (61)
- 狄克和拉狄克……长 缨 (63)
- 碑 里程碑 墓碑……张虎生 (65)
- 林彪的“条幅”和张春桥的“有感”……肖 波 (67)
- 打“土围子”与换“旧符”……宋 超 吴信中 (70)
- “改朝换代”析……启 新 (72)
- “谋道不谋食”的翻版……任 捷 (75)
- 文霸与文盲术……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 董如龙 (77)
- 穷追猛打“过河卒”……钟 屏 (80)
- “过河卒”三议……庆 云 兆 云 (83)
- “过河卒子”的末运……胡从经 (86)
- “老百姓”和女皇帝……晓 荻 (89)
- 江青与“三后”……申 兵 (91)
- 江青“调”印与袁术“抢”玺……严 实 (95)
- “三突出”与“露峥嵘”……李锡康 (98)
- “国服”与窃国……晓 斌 (101)
- 虎头山上的丑恶表演……贤 穆 (103)
- 论野心家的“忙”和“闲”……黄 杨 (105)
- 照妖镜二题
- 北京部队某部杂文选刊……金在城 王建新 (108)
- 戏术……五七六〇一部队批判组 (111)

江青的骗术和赖术云南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韩永福 (113)

行窃·出卖·灭亡马陆公社侯荣麟 (115)

洋奴的嘴脸 险恶的用心瞿 麓 (117)

江青“赏旧”与孔丘“闻韶”乃 文 (120)

“半个红学家”看到了什么国 强 (123)

江青的“炮队”驻沪空军某部葛 赳 (125)

畜类的“哲学”洪 柯 (127)

江青与“文冠果”兴 高 (130)

江青“怕声”析高进贤 (132)

江青论“史”与韩复榘老子点“戏”杨际平 (134)

江青的“改”与“不改”谢英雷 任芙康 (137)

倒掉的“奇峰”与摔死的“天马”

.....解放军某部 于国良 李文义 (139)

从姚文元找《劝进表》看“四人帮”的狼子野心

.....陆 磊 (141)

“棍子”的嘴脸苗作斌 (144)

姚文元的“算”广 宇 (147)

“墙头草”析方晓彬 (151)

评姚文元的“拿来主义”齐 庆 (154)

姚文元的“顽症”二例方 实 解 刃 (157)

评文痞姚文元的“乘车哲学”王国安 骆王明 (160)

姚文元的“革命”史撮要李 愚 (163)

“狼外婆”李 翰 边 嘉 (165)

结帮·篡党·灭亡

金 英

说起“帮”，人们并不陌生。旧上海十里洋场上，“青帮”、“红帮”曾猖獗一时，流氓、地痞、无赖结成一帮，为非作歹，欺压人民。他们称兄道弟，利害相同，互相勾结，沆瀣一气。想当年，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曾混迹于“青红帮”中，结交了一批狐群狗党，后来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时，还仗了“小兄弟们”之力呢！

这种为人民所不齿的“帮”，是野心家、阴谋家们颇为喜爱的。搞圈子，结朋党，是他们惯用的手法。在我们党内，王明有他的一帮，“二十八个半”；刘少奇有他的一帮，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；林彪也有他的一帮，大小“舰队”。王、张、江、姚也是这样，他们不顾毛主席的一再警告，结成了打不散的“四人帮”。

他们结帮以壮声势。他们互相包庇，狼狈为奸。他们这一个吹那一个是“文艺革命的旗手”，那一个捧另一个是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。一经粉抹，叛徒成了英雄，文痞当上了理论家。开起会来，他们要么一个不到，一齐不来，要么“众口一词”、“一人提议，三人赞同”。一个泼妇骂街，又哭又闹，另一个就从旁帮腔，不阴不阳。一个恶狠狠地举起棍子，另一个就蛮横地飞来帽子。四个人抱成一团，彼此贴金，吹吹打打，煞是热闹，似乎天下真成了他们的天下。

他们结帮以拉亲信。就象“青红帮”中“老头子”要收罗门徒以壮大“山头”一样，“四人帮”到处插手，招降纳叛，拚命垒山头，搞宗派。他们以是否忠于“四人帮”划线，这里搞一个圈子，那里搞一个摊子。凡是对他们“有感情”的，则破格提升，给予高官厚禄。凡是与他们“两条线”的，则视若仇敌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有了这样的一帮子，出则有人抬轿吹捧，入则有人密谋献策；进可蜂拥而起，退可互相掩护，这样一来，似乎就可横行四方，成为“拳打天下英雄”了。

他们结帮是为了篡党。他们凌驾于毛主席、党中央之上，实际上另搞一个“中央”。他们竭力打击、迫害、折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他们疯狂反对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他们要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“一层层”打倒，他们猖狂进行分裂活动，干尽坏事丑事，就是为了“新桃换旧符”，“永立新天朝”，妄图取党中央而代之，实现他们当“女皇”、当总理、当委员长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迷梦。

然而，结帮抱团并不能表示他们的强大，恰恰暴露出他们的虚弱。他们手中没有真理，周围没有群众，孤立得很，广大群众早已与他们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。他们积怨极深，人心丧尽。一声春雷，他们的黄粱美梦就顷刻破灭了。

结帮篡党，自取灭亡，这就是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的必然下场！人心党心，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。战胜了“四人帮”，我们的党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必将更加团结，更加坚强，阔步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！

（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“银桃子”难救现代假洋鬼子的命

穀 兵

鲁迅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中，有一个姓钱的假洋鬼子。此人明明是个拚命维护旧制度的反革命，却偏偏要在胸前挂上块“银桃子”，投机革命，伪装“革命”。凭借着这块“银桃子”，他耀武扬威，同赵秀才等勾结在一起，不准革命，镇压革命，干尽了在未庄搞复辟的罪恶勾当。鲁迅塑造的这个反面形象，深刻地揭露了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。这对妄图篡党夺权的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反党集团来说，也是一个绝妙的写照。

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，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，十分迷信“银桃子”的妙用。他们懂得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，要想明火执仗地复辟资本主义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成功的希望渺茫得很。于是，他们就改变策略，施展出假洋鬼子挂“银桃子”的绝招，摇唇鼓舌，欺世盗名，打着“红旗”反红旗。他们以为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借“银桃子”的光亮，把自己的真相荫蔽起来；又可以借“银桃子”的威风，诱使人们受骗上当。他们也就可以顺顺当当地篡党夺权，做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了。你看，王、张、江、姚这伙假洋鬼子，他们明

明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叛徒，却偏偏要乔装打扮，披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，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比谁都响，大有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的架势，他们明明是搞修正主义、搞分裂、搞阴谋诡计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，却偏偏要自吹自擂，以“左派”自居，标榜自己是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。

然而，“四人帮”挂“银桃子”的绝招还不止于此。他们推想：既然挂“银桃子”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可以把真象荫蔽起来，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，那么，往别人身上脸上抹黑，不也可以把别人的真象埋没起来，达到打击与排挤别人、进一步抬高自己、并为自己一伙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的目的吗？于是，他们就把当年假洋鬼子重在防御的挂“银桃子”战术同进攻结合起来。他们开设的“帽子工厂”，就是专门用来进攻别人的。他们动不动就扣帽子、打棍子，捏造罪名，陷害同志，极尽攻击、诬蔑、打击、陷害之能事，千方百计往其他同志脸上抹黑，把大批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、政、军负责同志说得一无是处，借以实现他们“清君侧”的策略，分裂党中央，架空毛主席。在毛主席病重期间，特别是逝世以后，他们更是利令智昏，得意忘形。他们有计划、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所谓的临终嘱咐，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，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。当伪造被戳穿之后，他们又搞阴谋，耍诡计，贼喊捉贼，倒打一耙，在报纸上发表反动文章，肆意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。他们的这一手，比起《阿Q正传》中那个假洋鬼子来，真是厉害千百倍！

历史是无情的。“银桃子”毕竟只是“银桃子”，只能骗

人于一时，而不能长久混下去。“他们既要反革命，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。”当年的假洋鬼子，一旦举起手中的哭丧棒，不准阿Q革命的时候，他胸前的“银桃子”就失去了骗人的功用。更何况今天的时代，已不再是鲁迅小说中所写的那个时代；今天的人民，已不再是辛亥革命时代深受封建制度毒害的人民。当“四人帮”“潜伏爪牙忍受”之时，“银桃子”确实也起了一点“护身符”的作用，使他们能爬上高位，得势于一时，混上几年，或者更长一点时间。但最终总是要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。特别是当他们张开反革命的魔爪向革命发动进攻之时，他们就自己把胸前的“银桃子”砸得粉碎，撕下资产阶级伪装，把阴谋家、野心家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。

对于“四人帮”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，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，早就看在眼里，恨在心头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看出他们有野心，看出他们不信“三要三不要”的原则，不听毛主席的话。为此，毛主席曾多次对他们批评教育，提出警告。现在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根据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，及时而坚决地击退了“四人帮”妄图篡党夺权的猖狂进攻，在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历史关头，采取了“除四害”的果断措施，为党锄了大奸，为国除了大害，为民平了大愤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。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立即陷于极大的孤立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变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

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”。“四人帮”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终于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。“银桃子”难

救现代假洋鬼子的命，这是必然的，毫无疑义的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：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、光荣的、正确的党，是久经考验的党，是大有希望的党。我们正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乘胜前进。马克思主义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，无产阶级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，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，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。

（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“鬼技”的破产

潘宗德

在清代的一部小说中，有一篇叫“鬼技”的故事，说鬼有“三技”，即一迷，二遮，三吓。所谓“迷”，就是面施粉黛，扮成美女迷惑人；“遮”，就是设立障碍，前后左右阻挡人；“吓”，就是披发吐舌，作出怪状恫吓人。而有个叫鬻达先生的，身持“照妖镜”，对鬼的“三技”则毫不在乎，一丝不惧。只要见之，便出示宝镜，予以彻底揭露，“鬼技”即穷，顷刻破产，那鬼便原形毕露，只好逃之夭夭。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，“捣鬼有术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以此成大事者，古来无有。”

“一从大地起风雷，便有精生白骨堆。”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，专搞修正主义，搞分裂，搞阴谋诡计。他们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，处处捣乱作祟，事事与人民为敌，可谓集“鬼技”之大成者。例如，他们竭力以响当当的“左派”、“文艺革命的旗手”、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”的桂冠来迷人，以篡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遮人，以他们开设的“钢铁工厂”、“帽子工厂”来吓人。其变化多端和诡异的程度，简直可以使传说中的鬼相形见绌。但变来变去，正象人们传说中的鬼总离不开吃人的宗旨一样，

“四人帮”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，就是施展“鬼技”，以蒙骗党和人民，使其可以大口大口地吃掉无产阶级专政，吃掉社会主义制度，吃掉革命人民的胜利果实。大凡施展“鬼技”的，都因其本质虚弱。那传说中的鬼，之所以要施展“三技”，是因为它是妖怪，面目本来可憎，没有“三技”就难以骗人、吃人。“四人帮”之所以要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朝是人，暮是鬼，人前一副面孔，人后一副嘴脸，也是因为他们心怀鬼胎，一心想把我们党变修，国变色，把人民打入苦难的深渊。他们代表的是腐朽、没落、垂死的剥削阶级，同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，本质十分虚弱，嘴脸非常狰狞，面目极为可憎，不施展“鬼技”，他们就会在党内一天都混不下去。

然而，有鬼的“三技”，便有豁达先生的“治鬼法术”。在手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照妖镜的八亿中国人民面前，“四人帮”效法鬼的“三技”，根本不可能有比鬼怪更好的下场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代表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，在关键时刻采取英明果断措施，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，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鬼蜮伎俩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人民，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。“四人帮”“鬼技”已尽，复辟阴谋彻底败露，最后连个逃之夭夭都不成，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亿万人民的声讨声中，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

现实斗争告诉人们，面施粉黛的“美女”比青面獠牙的鬼怪更危险。“四人帮”这些化成美女的毒蛇，比明火执仗的敌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。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，就显出

“鬼”的原形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嚼动锯齿獠牙，把成千上万革命者的头颅和白骨垫在自己的宝座下面，把广大劳动人民的鲜血变成他们人肉筵席上的美酒。对这样一帮面施粉黛的“鬼”，决不能心慈手软。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，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，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，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

（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《云南日报》）

帽子、棍子、骗子

夏振亚

“四人帮”搞修正主义、搞分裂、搞阴谋诡计，手法颇多，花样不断翻新。其中“扣帽子”、“打棍子”，则是他们惯用的反革命手法之一。

“扣帽子”，其实并不新鲜。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，就已成为反动派对付革命者经常耍弄的一着。我们许多革命同志因为革反动派的命，而被加上“革命”的罪名，扣上一顶“红帽子”。而今天，“四人帮”是党内的资产阶级，势必与人民为敌，他们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人民，把全党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作为打击对象，斗争对象。他们盛气凌人，以势压人，动辄整黑材料，捏造罪名，给革命同志扣各种各样“黑帽子”。他们真是称得上“开设帽子工厂”的“总经理”。

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加上“革命”罪名，扣上“红帽子”，旨在对革命者下毒手，关牢房，锁镣铐，抽铁鞭，……进行屠杀；“四人帮”对革命同志扣上“黑帽子”，是为了向革命者狠狠地“打棍子”。反动派的铁鞭是有形的，“四人帮”的“棍子”是无形的。然而，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形的铁鞭，还是“四人帮”无形的“棍子”，都是要把

革命者置于死地而后快，目的在打击革命，扼杀革命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“四人帮”挥舞“棍子”，实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，企图一棍子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倒，好让他们自己顺顺当当地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。他们手中无形的“棍子”，比国民党反动派有形的铁鞭厉害得多，真是祸国殃民，人心丧尽。

“四人帮”一手拿“帽子”，一手舞“棍子”，气势汹汹，不可一世。他们在“扣帽子”、“舞棍子”时，还有一套“骗人术”，那就是制造假象，掩人耳目，仿佛他们“帽子扣得有据，棍子打得有理”。他们明明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，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，却企图使人感到仿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在他们手中，普天之下只有他们才是“真正的无产阶级”；王、张、江、姚一伙明明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、野心家，但他们总是把自己装扮成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。就是打人的“棍子”吧，他们也总要贴上一个骗人的“标签”，美其名曰：“金链子。”他们弄诡计，玩骗术，制造谣言，颠倒是非，妄图掩盖他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批“蛀虫”的真面目。然而，骗子无长久。鲁迅说过：“那种表面上扮着‘革命’的面孔，而轻易诬陷别人为‘内奸’，为‘反革命’，为‘托派’，以至为‘汉奸’者，大半不是正路人；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，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，而只借革命以营私，老实说，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。”鲁迅的话一语道破了这类骗子们阴险毒辣、卑鄙丑恶的嘴脸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今天，“四人帮”在亿万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，嘴脸完全暴露，画皮彻底戳穿，许多铁的罪证证

明，他们是一伙钻进革命营垒中的老反革命和新资产阶级。事实证明：应该戴上“黑帽子”的正是他们自己。他们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蠢人，这是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，搞阴谋诡计的必然下场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为党除奸，为国除害，为民平愤，大得人心，大快人心，大振人心！好得很，好极了！

（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《文汇报》）

九斤老太引起的风波

端 雯 天 衡

九斤老太和她的那句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口头禅，原出自鲁迅的一篇小说《风波》。谁知，时过半个世纪，当年被鲁迅痛斥为“人面东西”的“狄克”张春桥，居然又兴风作浪，借题发挥，酿成了一场社会大风波。

你关心青少年的道德品质，担心青少年走上歧路么？“四人帮”一伙就说，你这是“希望一切按照旧秩序生活”，就是“褒古贬今”，“犯着时代的错误”。于是，你就是散布“一代不如一代”谬论的“九斤老太”。

你希望青少年读点书，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么？“四人帮”一伙就说，你这是鼓吹“智育第一”，是攻击“无产阶级教育革命”，是搞“倒退”，是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，是“奇谈怪论”。于是，头上就得被他们扣上一顶“九斤老太”的帽子。

在“四人帮”看来，七十年代散布“一代不如一代”谬论的九斤老太有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比比皆是。普天下，唯有他们是青少年的保护者，幸亏全靠他们跟九斤老太们“对着干”。否则，历史真会出现“大倒退”，下一代真要吃足“苦头”。